

元明辞赋专题研究

YUANMING CIFU ZHUANTI YANJIU

李新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明辞赋专题研究

YUANMING CIFU ZHUANTI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明辞赋专题研究 / 李新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04 - 9674 - 8

I. ①元… II. ①李… III. ①赋 - 文学评论 - 中国 - 元代
②赋 - 文学评论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087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元 代 编

第一章 元代初期至中期南北赋风由差异走向融合	(3)
第一节 元代初期南北赋风的差异	(4)
第二节 元代初期至中期南北赋风的融合	(11)
第三节 南北赋风合流的影响与意义	(15)
第二章 元代辞赋的复古与尊体	(20)
第一节 文体发展促使元赋复古	(21)
第二节 由“复古”引发“辨体”	(22)
第三节 对元赋“复古”之评价	(26)
第三章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29)
第一节 元赋对楚辞的继承与发展	(29)
第二节 元赋对汉赋的继承与发展	(35)
第三节 元赋“祖骚宗汉”的功过得失	(39)
第四章 论元代考赋制度的变迁	(42)
第一节 元代考赋制度的论争与确立	(43)
第二节 元代考赋制度形成的原因	(47)
第三节 考赋制度对元赋创作的影响	(52)

第五章 论元代考赋题目与创作	(57)
第一节 现存元代考赋题目及相关信息	(57)
第二节 元代会试考赋题目与时政之勾连	(63)
第三节 元代考赋题目引导下的考赋创作	(67)
第六章 论元赋在赋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75)
第一节 弃律纠文、维护赋体	(76)
第二节 王权话语、赋亦载道	(79)
第三节 辨体尊体、引领三代	(84)
第七章 论吴莱的辞赋理论与创作	(87)
第一节 吴莱赋论与现存辞赋	(88)
第二节 吴莱对骚体赋的承变	(91)
第三节 吴莱辞赋的艺术成就	(94)
第八章 论袁楠的文——以其辞赋作品为重点	(97)
第一节 袁楠辞赋等文体的写作特色	(98)
第二节 袁楠辞赋等文体的结构技法	(105)
第三节 袁楠辞赋等文体的历史评价	(111)

明 代 编

第一章 明代辞赋之演进	(117)
第一节 多重外力驱动下的明代辞赋进程	(118)
第二节 内部辨体思考中的明代辞赋发展	(125)
第二章 以颂扬为主调的明代前期辞赋	(132)
第一节 明初政治对辞赋创作的影响	(132)
第二节 朱棣迁都与京都赋的兴起	(136)
第三节 异域赋、祥瑞赋与明初外交	(139)
第四节 太祖朱元璋的辞赋创作	(141)

第三章 明代中期的辞赋复古	(144)
第一节 辞赋内容转向社会现实	(144)
第二节 辞赋体式回归祖拟屈骚	(153)
第三节 明代中期辞赋复古的作用	(161)
第四章 晚明小品赋兴盛原因及其转变	(164)
第一节 晚明小品赋繁荣兴盛的原因	(165)
第二节 晚明小品赋创作理念的改变	(169)
第三节 晚明小品赋创作形态的变化	(175)
第五章 《赋海补遗》考论	(181)
第一节 《赋海补遗》概况与成书年代	(181)
第二节 《赋海补遗》的辑撰者	(184)
第三节 陈懿典《赋海补遗叙》	(185)
第四节 《赋海补遗》的赋学思想	(188)
第五节 《赋海补遗》产生的文化背景	(191)
附录	(193)
第六章 刘基的辞赋	(220)
第一节 刘基政治态度变化在辞赋中的反映	(221)
第二节 刘基辞赋的艺术特色	(227)
第三节 刘基辞赋在赋史上的作用	(230)
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9)

元 代 编

第一章

元代初期至中期 南北赋风由差异走向融合

元代初期，南北辞赋呈现出明显的风格差异。北方赋家多受元廷重用，作品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笔力雄壮豪迈、清刚激越；而南方赋家由于际遇不同，作品中一般都带有消极退隐的思想情绪，运笔婉丽柔美、清新俊秀。随着政局的稳定，南北赋家交流增多，辞赋风格逐渐由差异走向融合。特别是延祐开科考赋与理学思想的加强，对赋风融合起到了强力促进作用。合流之后，赋家人数、作品数量有所增加，题材范围、写作内容得到扩充，艺术经验、创作技法相互借鉴。故此，元代初期到中期南北赋风由差异走向融合对辞赋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辞赋从蕞尔小邦到蔚为大国，主要是吸收北方《诗经》和南方“楚辞”的有益养分，表明赋体在建构之初便包含兼综南北文风乃至南北文化的特点。其后由汉到元，辞赋发展在南北风格侧重上几经轮回。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全方位展现汉帝国的隆盛，成为南北文风交汇的典范。魏晋时期赋风趋向柔婉，抒情小赋得到充分发展，流转出清丽圆润的南国风味。随着南朝绮艳纤柔文风的浸染，辞赋风格明显向“南”倾斜。隋唐期间出现南北赋风的又一次合流，如盛唐的边塞赋不仅拥有北方士人的阳刚气质，而且饱含南国的清虚情韵。宋代政治文化不断南移，尽显南人辞赋的情境理趣。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辞赋创作则体现出雄健宏阔的北地风姿。元赋便是以继承南北差异作为其起点的，但随着时间的延展、政局的稳定，赋风再一次逐渐走向融合，

而这一演变过程，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试作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元代初期南北赋风的差异

公元13世纪中国境内由于蒙古部族崛起，造成前所未有的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剧烈碰撞。蒙古人凭借强大的战斗力，历时数十年“剪金茹宋，讨服薄海内外诸国，凡天所覆、日所照莫不臣属而为一体”^①。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已经形成一个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的“大元帝国”。但是，文学的发展往往滞后于政治。元代初年的文风并没有因为疆域的统一而迅速融合，而是保持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北差异，这在辞赋创作方面体现得非常显著。

我们先看创作主体之差异。元代初期，北方赋家以耶律铸（燕京人，存赋16篇）、郝经（山西陵川人，存赋16篇）、王恽（河南汲县人，存赋15篇）、刘因（河北容城人，存赋6篇）、刘敏中（山东章丘人，存赋8篇）等人为代表。北方的辞赋大家基本上是色目人和汉人，他们有机会在元廷充任要职，多为显官。如耶律铸两拜中书左丞相；郝经以国使身份出使南宋；王恽为翰林学士、嘉议大夫、通议大夫；刘因曾担任过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刘敏中世祖朝拜监察御史、国子司业，翰林直学士等职。北方有政治眼光并得到元廷重用的赋家已经不再累心于由谁来一统江山的问题，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元蒙统治者身上。刘因《渡江赋》假设“淮南剑客”与“燕北处士”两个人物来讨论元军渡江攻宋能否获胜的问题，代表元方的“处士”最终驳倒“剑客”，使其“恬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②。赋文多用三字句，增加气势，突显元军攻伐速度之快，也表明南宋灭亡的必然性。在主、客辩难的过程中，为元蒙统治者提出攻宋应该注意解决的诸多问题，是直接为当时政治军事服务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郝经《虎文龙马赋》则通过赞颂虎文龙马来表达皇元超越汉、唐的一统之势，其序文云：

① 程钜夫：《济南公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刘因：《渡江赋》，《静修续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蕃息盛大，皆莫若国朝，沙漠广莫，地经两海，尽为游牧之所。又兼金源四十万，并西域三十国，古之所谓千里者，海饮川量，妇人竖子，皆乘御之，搜奇拔异，始得与御苑下乘。今上所御虎文龙者，空西北百千万群而未之有，伯乐之所未见，《书》《传》之所不载，古今之所罕闻。又虎辨炳然，有定武功彰文德之象焉。昔汉武帝得之外国，而亲为之歌。唐太宗之所御，则图画凌烟阁，而为之赞。矧今生于本国，又若是之异乎！^①

郝赋用“大一统”观念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作出新的解释，消除士人普遍存在的“身仕外族”、“夷夏之辨”等心理障碍，以确立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合法性。

南方赋家以方回（安徽歙县人，存赋7篇）、胡次焱（江西婺源人，存赋6篇）、戴表元（浙江奉化人，存赋14篇）、陈普（福建宁德人，存赋14篇）、任士林（浙江奉化人，存赋19篇）、赵孟頫（浙江吴兴人，存赋5篇）等人为代表。南方的辞赋大家都是南人（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几乎都曾经在南宋供职。元朝建立以后多以教授为业，只是充任学官。如方回南宋景定三年（1262）进士；胡次焱登南宋咸淳四年（1268）进士第，入元后不仕，教授乡里；戴表元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入元后曾任信州教授、婺州教授；陈普一生专以教徒传道自任；任士林大德间教论上虞、讲道会稽、授徒钱塘、任安定书院山长。这些赋家心存故国之思，或退隐山林，或论道著书。元廷废弃科举、以吏入仕、贱儒轻文的政策与民族防范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得这部分处在“四民分类”末流的南人赋家，往往游离朝政而专心讲学，以求心灵自适。南方赋家受时代影响，大多重视物质利益，但又拘囿于儒家传统思想，以“名节”相标榜，而内心深处缺乏恒定的标准，对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戴表元《息斋赋》的主人公便是元初南方士人的一个简笔肖像画：“蕲丘之阳，有一人焉，非隐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诵《逍遥》之篇。跨鸿蒙，抗青云，同游星辰，动摇天钧。盖其道术既超乎物表，而名迹未离乎人群

^① 郝经：《虎文龙马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者也。玩大化之所趋，悟浮生之无穷，寄百世于须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虽器隘而能容。”^①由此可见，元初南方赋家多以自我保护的心态和独善其身的方式来表现洁身自爱的情怀。

由于北方与南方的赋家身份、际遇不同，他们作品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也有显明差别。总体上，北方赋家主动参与国家政治，其辞赋无论写景抒情、咏物言志都含有积极进取的事功精神。如郝经创作《秋风赋》时，正处在使宋被囚、馆留真州的阶段。一般人面对肃杀的秋景都会产生“怨妇”、“戍役”、“羁旅”、“不遇”、“遗黎”等悲伤情绪，何况此时生死未卜的郝经。然而，郝赋在描写秋风时却改变“宋玉悲秋”的文学母题，相反地表现出“子以秋风为悲，余独以秋风为乐”的异趣。郝经的乐观情操，源于他对元廷一统的坚定信念，正如其在赋中所说：“今则仁圣御世，霈德施惠。下轮台之诏，发输平之使。二鄙不耸，嗇人和会。麻麦幪幪，黍稷穰穰。室无怨旷之妇，途无稽滞之旅。朝无不遇之叹，戍无屯谪之苦。抄骑不出，烽燧不举。则常情之所悲，亦将以为乐也。”^②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郝经真正做到了“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③。郝氏其他辞赋作品也都气概昂然，如《牡丹菊赋》以物喻人，体现“与后凋之姚魏，共终全于晚节”^④的人生操守。《幽诉赋》运用骚体，抒写被囚遭遇及其忠贞节操，表露“不欺天而负君兮，庶无愧乎前哲”^⑤的政治理想。同为北方赋家的王恽，在《吊廉将军墓赋》中极力赞扬廉颇知错必改的高尚人格，并运用对比手法揭露恃功自傲之徒的丑恶面目。但此赋的主旨并不在于批判，而是希望后人能够继承廉将军的“君子之风”，不计较个人利益而“礼让为国”。再如他的《登常山故城赋》追忆三国虎将赵子龙，赋中描绘“断城连络，蛇陈蜿蜒”的悲凉景象，更加衬托出赵

① 戴表元：《息斋赋》，《剡源文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郝经：《秋风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郝经之留》，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1页。

④ 郝经：《牡丹菊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郝经：《幽诉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子龙“垂光竹帛，星日悬兮”^①的不朽功绩。王恽辞赋中对忠臣义士的推崇，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个人经历、人品性格相关。元帝国初创期的至元五年（1268），王恽得到重用，拜监察御史，以国家清廉为重，严惩贪官污吏，拒不徇私枉法。正直的人品、竭力尽忠的思想与时代要求相互契合。这并不只是王恽的个人特质，当时北方赋家对元朝政权普遍存有一种向心力，他们的辞赋作品都表现出奋发向上的昂扬风貌。

南方赋家不敢涉足政事，所作辞赋多专注于堂斋楼轩、祠庙亭台、宫观书院和清潭深涧、云峰茅舍等景物，在远离尘嚣、纵情山水中求得心灵的慰藉。他们的辞赋作品中普遍存在着消极退隐的思想感绪。如戴表元前朝进士的身份使他落入尴尬的境地，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来消遣人生，其所存十四篇赋几乎全是题轩命斋之作，多写自然景物，少有关于政治的言论。《缩轩赋》将自己的居所题名为“缩轩”，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吐露隐退之心，认为“缩于贵者康，缩于力者强，缩于名者良，缩于德者百世不忘”^②。作者将“功名之途”视为“是非之林”，只有远离功名利禄才能“寡求而少愿”。《耕宽堂赋》表达堂主以退耕来“宽四体”、“宽耳目”、“宽心思”的隐逸思想。《寄安斋赋》以“安”字为题眼，宣扬道家宠辱皆忘的至人境界。《喜友堂赋》紧扣赋题，“喜”则宾主皆欢，“先生欣然，环坐皆喜”；“友”则情谊真挚，“虽有兄弟，不如友生”，从而展现出一种“众客醉酒，先生起舞”^③的愉悦富足的隐士生活。元初其他南方赋家都存有类似的隐逸情怀，如刘洗在《栖深赋》中创设了一个优雅怡人、令人神往的隐居环境：

青山缭屋，古木横天，篱援翳涂，藤茨入椽。内环洗墨之池，外绕种秫之田，竹分径造之所，蔬满日涉之园。春林雨过，花涧流泉，孤莺自啼，时鸟杂喧，清风坠箴，永日闻蝉，焚香起坐，茶味入禅，微凉萧瑟，林木自弦。临清赋诗，脱叶如船，天寒酒熟，梅花入檐，峰雪成画，墙墩献暄。^④

① 王恽：《登常山故城赋》，《秋涧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戴表元：《缩轩赋》，《剡源文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戴表元：《喜友堂赋》，《剡源文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刘洗：《栖深赋》，《归隐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初南方赋家因时局所迫而隐居，追求优雅闲适的精神乐趣，故而并不排斥物质的生活享受。他们的这一集体追求拓宽了元代文人的隐逸方式，如赵孟頫隐于官场，倪元镇隐于书画，张伯雨隐于性道，顾阿瑛隐于享乐，各不相同。

我们再看创作风格之差异。元代初期，北方赋家承接金代，受到中州学派余韵的影响，保持“雄浑豪壮”、“清刚激越”、“旷达悲慨”的北地赋风。其代表人物郝经曾作《怒雨赋》，以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笔法写一场暴风骤雨，展示电闪雷鸣、飞流倾泻的恶劣气象，也暗示作者当时所处的凶险境遇。但郝氏却表现出“存而守之，一心而定。推而放之，四海而准”^①的澹定，这是一种坚韧执著、大义凛然的胸襟。此赋气势豪迈，笔走云雷而辞吐虹霓，洋溢着劲健的美感，正如陈凤梧《陵川集序》所评：“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②再如《秋风赋》：“纷拂于青苹之上，夷犹于银汉之间。激怒于土囊之口，弄响于松篁之前。散惊轟于洪涛，发铿鞞于狂澜。拟生金于曲岫，振鸣玉于空山。虎啸而万窍裂，龙吟而九渊翻。是其所以雄也。”^③写秋风于草木、山水、天地之间纷拂怒号，如金声玉振、虎啸龙吟，营造出雄奇瑰丽、波澜壮阔的意境，与南方赋家的“柔美”风格迥然有别。郝经的其他赋作，如《泰山赋》、《冠军楼赋》、《牡丹菊赋》、《幽诉赋》，也都文辞挺拔，无纤弱之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郝经：“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④指出郝经之赋是对南方辞赋承袭南宋赋颓废之风的反拨。再如王恽的《观溟涨辞》：

山云蒸兮杳而昏，大壑浚兮泾流奔。渚崖曲兮千里，一夕平兮光弥。二水之充兮无幽无深，远朝沧溟兮臣妾之心。幽人观其澜，逝者何叹兮！周而复还。万物化结水之仁，功成而退兮，殆君子之逡巡。日三往而睇视兮，悟夫嘘噓于此身。又何必酌樽中之醪，问

① 郝经：《怒雨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陈凤梧：《陵川集序》，《陵川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郝经：《秋风赋》，《陵川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02页。

江山之神也耶?^①

这篇作品采用骚体记录沧海涨潮,那激流涌动的潮水正是作者澎湃的心潮,颇有振发之力。前人评价王恽诗篇“笔力坚浑”^②,其辞赋也具有雄壮浑厚的风格特色。

南方赋家承接南宋赋风,而南宋的辞赋无论是诗人之赋,如陆游、杨万里所营造的情境,还是学人之赋,如朱熹、陈傅良所构建的理趣,都受到宋代积弱积贫、偏安一隅的时代风气影响,而显露出东南特有的清丽柔婉之风。元初南方赋家作品,也延承了同样的特质。如陈普《秋兴赋》所描叙的秋景大异于郝经《秋风赋》的刚性之美,而展现出柔弱凄清的意境:

烟云飞兮缥缈,穹昊高兮清苍。溪流呜咽以竭涸,林木于邑而雕伤。枯荷池馆,败叶垣墙。幽情芳杜,愁心垂杨。燕谢迹于泥巢,鸿驰声于潇湘。豆花虫兮诉恨,腐草萤兮流光。伤流年之翕忽,览时物而彷徨。^③

在陈普眼中,万事万物都变得萧瑟而暗淡,以至于赋末主人公“涕泪沾巾,恨不得学长房而缩地兮,把瑶草兮相亲”。再如白珽《西湖赋》写以风姿秀美著称于世的南国璀璨明珠——杭州西湖。赋作受到江南山水的启迪,景色相宣,情韵流转,有恬淡畅达的意境,风格清新温婉。这同北方赋家的描写北地雄浑壮丽风光的作品,如郝经的《泰山赋》,风格迥异。任士林作赋南土特点突出,一般所赋规模不大:或捕捉细腻的情思,如《闵己赋》以绮艳之辞抒哀怨之情,《灯花赋》表达“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淡淡忧伤;或流连于花草物件,表现其柔美,如《水仙花赋》“轩窗之翠萼分,见此绰约之芳姿。曳青葱之华裾兮,倚玉蕤之披披。逍遥清霜之夕,徘徊明月之辰”^④,清丽雅致的衬景与水

① 王恽:《观溟涨辞》,《秋涧集》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秋涧集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17页。

③ 陈普:《秋兴赋》,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卷十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④ 任士林:《水仙花赋》,《松乡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仙花绰约姿态相得益彰。任氏的《凤花赋》、《吉祥草赋》、《瑞粟赋》也都选取小事物，体味细腻、言辞典雅。

元初北方与南方各有一位身份特殊的赋家，即北方的耶律铸与南方的赵孟頫。耶律铸自其父耶律楚材时便已归附蒙古，应少有故国之思。但耶律铸自幼接受汉文化熏染，当其郁郁不得志时，辽东丹王突欲九世孙的家族背景，还是多少会给他带来一些异样的体验。故其晚年以“醉”为主题的一系列赋作不仅数量较多，而且也最为人所关注。他的《独醉园三台赋》、《独醉道者赋》、《独醉园赋》、《独醉亭赋》、《方湖别业赋》、《四痴子赋》等赋作都亦醉亦隐，追求一种“忘情”、“适意”、“春酒”、“凝醉”的生活状态。耶律铸这种表面上隐遁求醉的行为并不能掩盖他的一腔悲愤，如《天香台赋》一开始便写“双溪醉隐，嘉遁西园，而杜私门之请”^①的退隐生活，但隐居并非无所事事，他在天香台以满腔热情、全部心血来栽培牡丹。赋中写他如何研究利弊得失，贬黜荒草秽花，扶植优良品种，明辨是非良莠，赏罚严明得当，并取得“初有是治”的效果。显然，这是作者借栽花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从政思想及对治国之道的理解。耶律铸晚年获罪被贬，于是将政治理想寄寓于辞赋创作，其赋中的田园情趣包含着强烈的事功精神，充满“身居山林而心思魏阙”的痛苦。

赵孟頫以宋氏皇孙的身份而知遇于元主。他得到一个文人可以得到的一切外在物质满足，甚至部分实现“致君尧舜”这个封建文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赵孟頫所受的优遇只不过是元蒙统治者为了安抚江南文人而有意树立的“样板”而已，并非真正地重用其人，而这种“优遇”也给赵孟頫带来无法排遣的内心矛盾。“故国之思”和“失节之痛”始终是其生活中抹不掉的巨大阴影，直到步入晚年，依然折磨着他的灵魂。在年逾花甲之后，他曾写过一首《自警》：“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诗中的自我谴责，正表明他良心上的不安。此类矛盾的心情在其辞赋中也有所体现，如《求友赋答袁养直》运用骚体，反复强调“思古人之不可见兮，心郁结而不舒”、“四顾阒其寂寥兮，思蹇产而不铄”、“变心以从俗兮，而吾

① 耶律铸：《天香台赋》，《双溪醉隐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又不忍”、“子濯足于东海兮，晞发乎扶桑”^①，表达出屈原式的苦闷心情，希望保持节操，隐居养志。

耶律铸早时官居显位，晚岁被迫退隐，始终存有北方赋家共通的积极进取心态。赵孟頫早期被迫出仕，晚年主动归隐，颇能代表南方赋家集体的消极退避思想。

第二节 元代初期至中期南北赋风的融合

南北赋风的融合肇端于世祖忽必烈定鼎中原，正如明人吴讷所说：“元主中国百年，国初文学，不过循习金源之故步。迨至元混一，士习丕变，于是完颜之粗犷既除，宋末萎茶之气亦去矣。”^②但这一融合的过程相当漫长，并非一蹴而就，直到元代中期仁宗延祐年间元廷开科取士时期才真正完成。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军挥师江南，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先后在杭州设立两浙都督府，立江浙行省，以杭州为省治。其间北人大批南下，来到这片新征服的土地。据《元史·崔彧传》载，到至元二十年（1283），去往南方的人口已达到15万户，超过当时北方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有元一代，北方人口南流的趋势一直没有停止。在繁华的南宋都城杭州，北来的人口熙熙攘攘，所谓“莫向春风动归兴，杭州半是汴梁人”^③。统一的帝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触动南北文化交流，也成为带动南北赋风融合的前提条件。汉、唐的强盛国力是其辞赋发展融通南北的基础，元代初期到中期也给南北赋家创造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契机，当然他们的辞赋风格也相互影响，合流之势不可阻挡。王旭，山东东平人，其经历却和南方赋家相似，终生以教书为业，南宋灭亡后大部分时间寓居杭州、扬州、弋山、安阳、奉高、长芦等南方地区。他的辞赋创作是元代由北方南下的文人漂泊未遇心境的写照，呈现南北交融之态。在精神气貌方面，王旭某些

① 赵孟頫：《求友赋答袁养直》，《松雪斋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3页。

③ 陈旅：《用吴彦晖韵送扬州张教授还汴梁》，《安雅堂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